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落草

冯苓植

著



冯苓植中篇小说精品选

# 薦草

冯苓植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落 草

冯苓植 著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分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6.5 字数:400 千

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4436-3/I·799 定价:25.80 元



作者近照

# 序

□ 钱谷融

这是一位久居偏远地区的作家，不求闻达，甘于寂寞，大半辈子都跋涉于茫茫的戈壁和荒原之间。

疲累了，写作便是他喘息的港湾。

我和他的相识始于文学，是他的中篇小说《驼峰上的爱》使我知道了远方尚有这么一位作家。他似不太注意文字的技巧，却绝不乏内在的淳朴和真诚。为此，我曾写过一篇推介文章，曾转载于多种文摘报刊上。后来，在中篇小说《虬龙爪》的讨论会上，我们终于得以在上海会面了。并且还在《文汇报》上有过一次笔谈，进而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相知相亲的关系。

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：似乎很难见得一丝作家的派头，倒很像个远方归来的行者。拘谨中不乏野性，疲惫中略带不羁。文如其人，这或许就是他一系列作品的一个侧面写照。他好像很不关注人际关系，而只是在埋头写作中寻找乐趣。

听说，他曾调到北京又返回去了，调到天津他还是没有前往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，或许茫茫的戈壁荒原更有

助于找到自我。也有人问他怎么能甘于寂寞？他说：有书，即使是在沙漠里也会张起一片浓荫。是这样！他是在古人和今人张起的浓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。但回首看来，他留在起伏沙丘上的足迹也是很不规则的。为此，也很难谈及他的小说一贯风格。举例说，《驼峰上的爱》和《虬龙爪》就不像同一作家同一时期所为。是的！他笔触涉猎很广，曾写过草原小说、市井小说、山野小说、推理小说以及现代派小说。语言似乎也很不统一，有京韵京味的、土腔土调的，还有类似翻译语言的。有人也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？他回答说，这说明我绝对成不了大作家，因为我总找不到自我。依我看，这或许就是他的“自我”，或许就是他！多侧面、立体化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冯苓植。

现在，他从这各类小说中各选出一两篇辑成这部小说集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，也不失为一种别具特色的选择。步履蹒跚，往往更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特点。多方探索，更有助于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。那就让我们打开这部自选集吧，去了解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还有这么一位行者似的作家。

路就在足下，路也在远方……

不见苓植已有好几年了，遥望北国，不胜思念之至！就让我在上海为这位远方朋友深深地祝福吧！

1998年5月11日

# 目 录

序 .....	钱谷融
<b>草原小说</b>	
《沉默的荒原》 .....	(3)
<b>动物小说</b>	
《黑丛莽》 .....	(93)
<b>市井小说</b>	
《落凤枝》 .....	(157)
<b>情幻小说</b>	
《失重的马拉松》 .....	(233)
<b>哲理小说</b>	
《死海》 .....	(299)
<b>荒野小说</b>	
《落草》 .....	(349)
<b>推理小说</b>	
《魔圈》 .....	(391)
<b>传奇小说</b>	
《黑洞》 .....	(481)

草原小说



# 沉默的荒原

遥远、荒僻，这是一块被人遗忘了的荒漠草原。前面有人迹罕至的群山挡路，后头又被茫茫无际的沙漠围困着。严酷的大自然的禁锢，使人们仿佛仍然在古老而遥远的梦境中生活：跨骏马、住毡包、放牧畜群、赶着勒勒车逐水草而居，一代又一代，沿着祖先遗留下的车辙，周而复始，缓缓地行进着……

—

勒勒车古老的车轮，缓缓地转到了这一年。有这么一天，在

这寂寥的荒原上，又有一个姑娘就要满十八岁了

按照大漠腹地的古老习俗，十八岁的女孩子就算成年了。父母将会为她备好美酒、煮好全羊、摆开丰盛的宴席，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。这等于在向神明、向天地、向虎视眈眈的年轻牧人们宣示：一个真正的女人脱颖而出！

这个姑娘的名字叫：塔娜……

很难用一个标准的概念来衡量她美不美，只能说，只有在这荒漠草原上，她才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像用泉水洗涤过一样，她的眸子是清澈的，面庞是娇艳的，身条是健美的，浑身闪现出一种纯真的、坦荡的、野性的美。她和自然是浑为一体的，就像蓝天上的云、草滩上的风、湖水中的涟漪，显得是那么和谐、那么自然、那么无拘无束。但如果把她拔离到大城市去，这一切很可能也就很快消失了。

所幸，塔娜从来没有走出过这荒漠草原……

在她看来，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：辽阔、坦荡、宁静和舒展，绿色代表生命，黄色代表灾难，红色代表少女面庞上的红晕。她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全靠父母在马背上、篝火旁、畜群里，用古老的传说、现实的生产、带着原始气息的歌声，来教育她认识生活。虽然她也对那些骆驼在沙漠里经过半个多月艰苦跋涉，驮进荒漠草原的精美而神奇的货物，感到喜爱和惊羡，但同时也被驼峰驮进来的种种传闻所困扰。她实在无法想象，也无法理解，沙海外面那个更大的、拥挤的、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她只把它看成是一个童话，一个令人头晕目眩、心烦意乱的童话。

如果不出现生日头一天那意外的事情，塔娜本来可以在古老的梦境中无忧无虑、天真烂漫地生活着。她会像她的曾祖母、祖母、母亲那样，自然而然地接受命运的摆布，在享受未婚前的一段自由后，服服帖帖去做一个剽悍牧人的温顺妻子，为他生儿育

女，为他日夜操劳，像所有荒原上的妇女一样，不到四十岁便开始未老先衰了。

但是，那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……

生日的头一天，塔娜已经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激动之中。说不清心头是一股什么滋味儿，她只感到自己想欢笑，想唱歌，想无拘无束地奔跑，更想在弥漫着晨雾的荒原上静静地遐想。天不亮，她已经打开羊栏准备出牧了。仿佛荒原上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她，使父母的爱抚变得黯然失色。难怪阿妈在身后抹着眼泪，喃喃自语：

“蒙古包快盛不下了……阿妈的小塔娜，明天整整十八岁了……”

十八岁，这是个现实。但塔娜听着阿妈的叨叨，却浑身轻轻颤抖了一下，好像这个年龄是个令人羞赧的年龄。她匆匆赶着羊群走了，生怕母亲窥破她内心的秘密。薄雾在草滩上飘拂着，羊儿踢散了露珠儿在静静吃草。塔娜望着忽隐忽现的远方，痴痴地陷入了沉思。

说实在的，塔娜是怀着一种不安而又甜蜜的心情，迎接十八岁到来的。草原上的一切都赤裸裸地袒露在大地上：草芽儿在萌发，野蜂们在蠢动，牲畜在发情、在交颈嬉戏、在拼搏中猎获配偶、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交配、在沉默中繁衍后代……十八岁意味着什么，塔娜是隐隐约约知道的。她明白，从明天开始，未来将是美妙的、神奇的、令人向往的；但也是恍惚的、飘渺的、难以捉摸的。如果像母亲那样……

但是，塔娜的血管里流动得更多的却是父亲那奔放、坦荡、炽烈，带着荒野气息的血。她很快地就把不安忘却了，只留下对欢乐的大胆追求。按照这里古老的习俗，未婚的姑娘是不受任何约束的。她可以去爱、去挑选、去追求、去尽情地享受生活的

欢乐。但是，一旦成为一个人的妻子，这种自由也就随之消失了。塔娜不打算像母亲那样，刚刚十八岁就投入了一个人的怀抱，她珍惜这种权利，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。

中午，羊群吃饱了草，来到阳光直射下的沙丘里“卧滩”<sup>①</sup>了。这种“炽热的午休”能进行一两个小时呢！塔娜本来完全可以赶回家去和阿妈说会儿话，说不定她那四处游荡的父亲也回来了，带回了礼物、带回了客人、带回了对母亲的无数斥责和命令。但塔娜一点都不想回去，这除了因为她不愿看阿妈那战战兢兢的苍白面容外，更重要的是她早已按捺不住了。

十八岁了，十八岁了，明天就要满十八岁了……

一利无名的激动，早使她坐立不安。趁着羊群“卧滩”，她欢快地跑下了沙丘，仿佛受着那神秘的召唤所指引，一直向那片挡住沙浪的林莽奔去。

这是一片原始的野生胡杨林，深幽、沉寂，到处弥漫着一种古老的气息。外围的古树枯死了、焦裂了、风干了、石化了，但仍然挣扎着屹立在那里，阻挡着涌来的黄沙。向里越往深处走，便显得越有生机，枝杈交错郁郁苍苍，使整个林莽沉浸在一种神秘的静穆之中。按说，这里的树干是扭曲的，这里的每片绿叶都沾满了沙尘，但在塔娜看来，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，就是她抒发心中隐密的乐园。

多好啊！这里有绿叶间筛下的阳光，有枝头啾啾的小鸟，有扭曲变形的苍劲树干，有枯枝败叶间新顶出的嫩芽，有生命、歌声、幻想、梦境，还有可以遮住少女羞涩身影的浓荫……

塔娜在这古老的林莽丛中，盲无目的地奔跑着、欢笑着。她被一种无名的喜悦所激动，竟然兴奋地失声喊了起来：“明天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中午羊吃饱后，要到明沙上跪卧休息，名为“卧滩”。

明天我就满十八岁了！……”林莽是这样荒僻，塔娜绝对没有想到，这里还会有其他人存在。但等她的喊声刚落，幽暗的密林深处便飘来一股低沉的马头琴声。像一个神秘的谜一样，徐徐缓缓地在枝杈间回荡着。塔娜惊奇了，忙蹑手蹑脚地循声找去。当她拨开眼前错综的枝叶，骤然间，一片异样的情景在她眼前展现了。

这是一片林间的空地。一株扭曲苍老的大树下，围坐着七、八个肃穆的人，他们虽然大多穿着蒙古袍子，但样式早已失掉荒原上古朴的风格了。这些人年龄不等，可以分为两代人或三代人。塔娜跑来的时候，他们早用不满，甚至是谴责的目光迎接她了。尤其是其中那个拉马头琴的中年人，竟然恶狠狠地盯了她一眼，才又沉痛地开始拉动弓弦。

塔娜感到陌生、感到惊诧，甚至感到恐惧……

突然，围坐的人们中间闪出了个洁白的身影。刚才他是俯身在里面干什么的，现在显然是闻声站起来了。塔娜猛一抬头，便被这个洁白的年轻人强烈吸引了。他有着一双虔诚而闪亮的眸子，满头比女孩儿还要柔顺的黑发。在这些饱经风霜的外来人中间——当然，他们比粗犷的沙原人已经细致多了——他就像从晶莹的玉石里雕凿出来的：白色的衬衫，白色的长裤，白润的面庞，浑身都泛着一层洁白的光。他在这群人里是异样的，是那种女孩子心目中幻想过，但现实沙原上很罕见的人物。塔娜心儿颤抖了，一刹那忘记了其他的人，久久地望着他，就像在欣赏一个怪物，一个雕刻精美的撼动人心的怪物……

“您是谁？请您来一下！”年轻人小声地呼唤着她。

“这……”塔娜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了过去。

“不要责怪大家，”他解释着说，“老爷爷不行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塔娜失声惊呼了

她走近才骤然看到，在围坐的人们中间，在扭曲苍老的古树下，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仰面躺在一条羊毛毡上，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，轻轻飘落在老树根旁。他一动不动，仿佛睡熟了一样，显得那么安详、恬静、舒适。周围没有一丝风，人们没有一句话，只有阳光透过浓荫筛在他那齐胸的银色长髯上。他的胸部微微起伏着，马头琴还在缓缓地拉着……

塔娜恐惧地瞪大了眼睛。刹那间，一幅沙原上古老的风俗画在她眼前展现了：马背上驮着一个逝去的人，后面的勒勒车上满载着悲哀的歌声。苍茫的天空、寂寥的荒野，人们都去为死者送行。走啊、走啊，死者终于从颠簸的马背上落下来了，大家认为，这就是死者为自己选定的长眠的地方。他的肉体将在这里和草原永远融为一体，他的灵魂将在这里被雄鹰载上蓝天。从此，谁都不会再来打扰他，甚至远远地躲开这块地方，生怕触犯了什么。

塔娜的身体轻轻颤栗起来了，莫非这个老人是……

“他是我的曾祖父，”年轻人的声音又缓缓飘来了，“也是你们沙原人。到明天，整整八十岁了。”

“啊！”塔娜马上联想到，到明天自己整整十八岁了……

“六十年前，”那忧虑的声音还在飘荡着，“他老人家离开这里，一直没有回来过，可到老了就吵嚷着非要回来，这不，骑着骆驼刚刚晃荡到这片树林里，他就支持不住摔了下来。他老人家硬不让我们救护，说什么：树叶总要掉的，太阳总要落的，他应该在这里永远休息了……”

“啊！”塔娜顿时感到一层不祥的迷雾弥漫在眼前。

“请您来一下吧！”那声音近似哀求了，“老人家一直盼着，不但能看到故乡的草原，还能看到故乡的亲人。体谅体谅他这心情吧，让老人家见见您……”

“不，不不！”塔娜恐惧地拒绝着，急不择言地解释着，“我、我不是故意的……过生日……一高兴就……”

突然，令人震惊的奇迹发生了，那等待死亡的干瘪老人，竟意外幽幽地搭上了话茬：

“你就，来给老爷爷送，送行……过生日……十几岁了？……”

塔娜颤栗着，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迫使着，恍恍惚惚地挪到了老人身旁，梦呓般地回答着：

“十、十八岁了……”

十八岁，这似乎是个神奇的年龄。垂危的老人听后，暗淡的目光骤然亮了起来，但是他那瘦小枯干的身子却变得更僵直，失去了刚才那种安详而恬静的神态。仿佛生命最后一点余力，全集中到他那深陷而疲惫的眼睛里了。而这目光又是这样可怕。他好像在看塔娜，又像是在凝视着另外一个遥远年代的人。老人的目光不断变幻着：是迷惘的，但闪着光；是恍惚的，却又有神，他好像从塔娜的面庞上，望到了那个早已逝去的岁月。

周围的儿孙显得不安，塔娜更是恐惧……

老人的目光变得直勾勾的了。他盯视着塔娜，迸发出生命后一点余力，喃喃地呓语着：

“你饶恕我了……你饶恕我了……感激你……我、我回来了……等等我啊……达丽玛！达丽玛！达丽玛……”

达丽玛？！这是个荒原上忌讳的美丽名字，这是个泪水倾注的悲哀名字，只有当夜风徘徊发出绝望的呼号时，大人们才会搂着不肯安睡的孩子恐吓说：听！达丽玛又在沙海上呼唤了……他，为什么盯视着自己，不断地呼唤着这个沙原上早已消亡的名字？倏地，塔娜感到眼前阴沉暗淡起来，四周弥漫着一股令人惊悸的神秘气氛。

“不！不不，”塔娜再一次惊恐地辩解道，“我不是达丽玛，我、我叫塔娜！”

但是那垂死的老人已经听不到了，喃喃呓语消失了，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昏迷状态之中。看得出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感觉了，只是眼睛还微微亮着，好像在倾听、在观察、在怀着一颗幸福的心，战战兢兢地走向了那遥远、遥远的地方。

老爷爷死了……

幽暗的林莽间，顿时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。塔娜在一片叹息和哽咽声中，变得痴了，呆了，迷迷怔怔站在那里不会动了。明天，将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，今天偏偏碰上八十岁老人的末日。这预示着什么？预示着什么？！……塔娜越想就越感到迷惘，感到恐惧，越感到眼前那不祥的迷雾越来越浓厚。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站着、站着，浑身瑟瑟作抖了

“太感谢您了！”那年轻的声音又飘过来了。

“不、不，这……”塔娜下意识地应答着。

“真的！”那声音既哀伤又感激，“死亡本来是很痛苦的。您来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您不但使老人家临死前见到了故乡的亲人，而且使他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这不能叫死亡，只能说老人家心满意足、安安静静地永远睡着了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塔娜还是痴痴迷迷的。

“这太感激您了”不但有声音，而且还伸过一只感激的手。

塔娜不会握手，但骤然间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了。好像这洁白的身影才从死亡的阴影里闪现出来一样，她发现这年轻人的眸子竟像晨星般纯洁和真诚。但塔娜完全顾不上这一切了，醒悟过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跑。她要躲避这死亡的阴影，她要逃开这充斥着不祥的丛林，她要忘却这一切去迎接未来——

明天，她就要满十八岁了！……